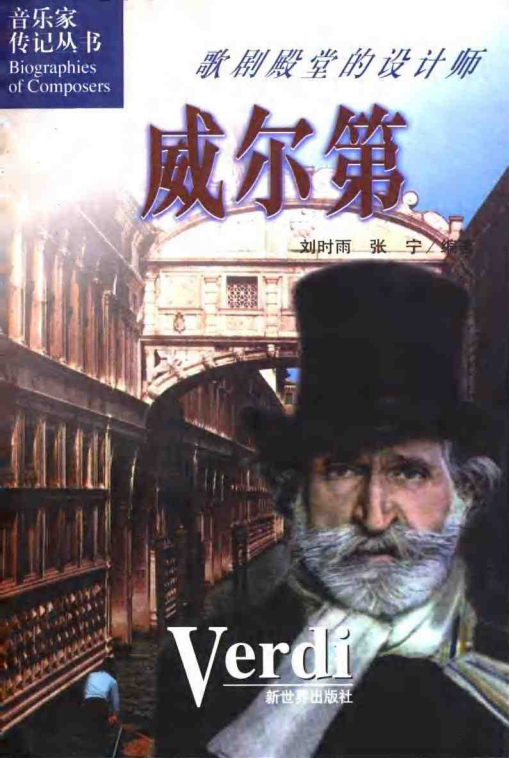


音乐家
传记丛书
Biographies
of Composers

歌剧殿堂的设计师

威尔第

刘时雨 张宁 / 编著



Verdi

新世界出版社

歌剧殿堂的设计师
威尔第

刘时雨 张 宁 编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剧殿堂的设计师:威尔第/刘时雨,张宁编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8.7

(音乐家传记丛书)

ISBN 7-80005-428-4

I. 歌… II. ①刘… ②张… III. 威尔第, G. (1813~1901)-传记
IV. K835.46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787 号

歌剧殿堂的设计师:威尔第

作 者/刘时雨,张宁编著

责任编辑/杨 彬

封面设计/贺玉婷

出 版/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68327577(总编室) (010)68326679(传真)

(010)68326644 转 2568, 2571(中文图书部)

印 刷/北京市京东印刷厂

发 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大 32 850×1168 毫米

字 数/150 千

印 张/8.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1998 年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0005-428-4/G·132

定 价/1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1. 乡村的天才少年	(1)
2. 米兰受挫	(10)
3. 征服米兰的路	(21)
4. 第一部杰作:《纳布科》	(30)
5. 真正独树一帜的创作	(40)
6. 在意志消沉的日子里	(50)
7. 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	(62)
8. 过渡时期	(80)
9. 从《弄臣》到《茶花女》	(89)
10. 《西蒙·波卡涅拉》与《假面舞会》	(102)
11. 瓦格纳式的威尔第	(111)
12. 身在巴黎	(117)
13. 第二父亲之死	(124)
14. 与圣者会面	(129)
15. 自学者的骄傲	(141)
16. 《阿依达》的诞生	(149)
17. 轰动“斯卡拉”	(156)

· 2 · 歌剧院堂的设计师——威尔第

18. 为心中偶像所作的《安魂曲》	(161)
19. 闯进他生活的女歌唱家	(166)
20. 网套	(176)
21. 威尔第射出又一颗子弹——《奥赛罗》	(193)
22. 圆满的句号	(228)
23. 告别	(246)
附录	
威尔第作品目录	(258)
威尔第主要作品及推荐 CD 唱片	(260)

1

乡村的天才少年

1901年1月27日，意大利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歌剧艺术大师朱塞佩·威尔第与世长辞了。

这件事震惊了整个欧洲乐坛。在意大利，社会各界为他筹备了一个辉煌壮观的葬礼。虽然威尔第本人在遗嘱中强调他的葬礼应该是“非常朴素的，在黎明或傍晚唱《圣母颂》的时刻举行，不要奏乐，也不要歌唱”。但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涌上街头，伴随着大师的灵柩来到墓地，在潮湿多雾的清晨6时30分，人们轻声吟唱着合唱曲《飞吧，思想》，目送着大师的遗体安葬在佩皮娜的身边。

威尔第在遗嘱中还有一个要求，即把他和佩皮娜埋在墓地的小礼拜堂中，所以当这个礼拜堂竣工之后，人们又举行了一次灵柩搬迁葬礼。在米兰街道两旁，有20万群众为大师送行；在墓地门前，欧洲乐坛最伟大的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指挥一个800人组成的大型合唱队，唱起了歌剧《纳布科》中的著名合唱曲，气氛庄严悲壮。意大利皇室中的王公们、杰出的政治家以及意大利各行各业的显要

人物与全国各地派来的代表一起为灵柩送行。

威尔第的一生，是历经欧洲和意大利社会发生巨烈变革的时代。他的创作也饱含着这巨变的痕迹和苍桑。他的音乐不仅是他的祖国历史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全人类历史文明的最高成果之一，因为它高度概括和反映了人类共有的那种最深刻、最纯朴的感情。在他生前和身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以及受不同文化滋养的人们都从他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体验，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依塞亚·柏林爵士概括地说：“在天才的作曲家中，威尔第也许是最后一个完美的、自我充实的创作者。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和艺术融为一体。他力求不为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从事艺术创作，是被自己的作品完全掩藏起来的最受崇拜的人物。他严肃不敬，桀骜不驯。他怀疑任何对他的内心生活好奇的人。他完全，甚至是严酷无情地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不加任何渲染，而且毫无偏见，一心一意地从事音乐事业。他是一位把一切都融进自己艺术的人了。”

让我们随着他的人生足迹，从意大利布塞托区龙科莱村那个小饭馆掌柜的儿子说起罢。

这是个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小乡村。村中心是一座教堂和神甫居住的附属建筑，周围有几座房屋，不远处有家小饭馆。这家饭馆在龙科莱村既是杂货铺，又是烟酒店。威尔第的父亲卡洛·威尔第是店铺的主人。他从 1798

年开始经营此店。在这之前，他的祖先曾在这里生活过6代，卡洛自出生以后一直在这里生活。

1805年，卡洛与佩森萨市的路易琪娅·乌蒂尼结婚。两口子一个沉默寡言，一个性情忧郁，他们很少同顾客攀谈，就像世界上的事跟他们毫无关系似的。尽管外面发生了一系列诸如饥饿、死亡、苦难和战争的事件，但他们知道，不管谁来统治，法国人也好，奥地利人也罢，他们的命运与所有乡下小人物一样——干活。

1813年10月，阴雨连绵，拿破仑从意大利征集到大炮和士兵，开始向莱比锡进军。10月10日，星期日，法军与联军两军对垒。就在这天晚上8点钟，朱塞佩·福尔图尼诺·弗朗切斯科·威尔第降生了。出生后的第二天，威尔第在教堂接受洗礼，他的名字被用拉丁文记录下来。母亲记错了他的生日，把他说成是“9日”那天出生的。

由于拿破仑的军队从19世纪初以前就占领着意大利北部，卡洛只得徒步走到邻镇布塞托去为儿子登记，并用法文记下了“约瑟夫·佛蒂宁·弗朗索瓦”这样一个名字。

用拉丁文或用法文记载，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卡洛·威尔第有了后嗣。小饭馆只要经营得好，少赊账，精打细算，就可以获得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收入。生儿子亦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如果孩子将来愿意上学，还可以当神甫，这是个不坏的职业。

威尔第渐渐长大了，他性格孤僻古怪，少言寡语、很少有笑容，这一点倒很像父亲。他也不跟同龄的孩子交友

玩耍。父亲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顺从。

他经常独自一人来到远远的田野里，或者呆站在水渠边，木然地看着流淌的浊水。回家以后，一声不吭地听着父母的责骂和数落。他跟别的孩子真是不一样，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些什么。

教堂就在小饭馆对面，威尔第照例常去那里帮助作弥撒。他之所以热衷于此，就因为在那里可以听管风琴音乐。卡洛和妻子都看得出，儿子爱好音乐；只要街上传来流浪乐师的演奏，他就飞快地跑去听，直到乐师要走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在教堂帮助作弥撒时，他也如醉如痴地沉浸在管风琴的乐声中。有一次他听得入了神，神甫一连三次要他把掺水葡萄酒端过去，他都没听见。结果被恼怒的神甫一脚踢下祭坛的台阶。他这才如梦初醒，爬起来愤怒地咒骂道：“上帝会惩罚你的。”

不管怎么说，这座普拉蒂圣母教堂对威尔第的早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使他感动的不是对天主教的信仰，而是它的音乐。多年以后，意大利杰出的歌剧脚本作者博依托这样描述过威尔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很早就不信上帝了，可是比我们所有人更甚的是，他为此一生都在后悔。”

威尔第的第一位音乐领路人，是教堂的一位管风琴师彼得洛·巴伊斯特罗基。威尔第的音乐悟性极高，很快就学会了弹奏管风琴。他虽然还不认识乐谱，但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就能把所听到的旋律分毫不差地弹奏出来。在弹

奏时，他精神上完全进入到忘我的境界，能够一口气弹上好几个小时。巴伊斯特罗基正确地意识到：这个孩子是一个音乐天才！

卡洛和乌蒂尼虽然是乡下人，但他们并不特别保守，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他们还是为儿子买了一架陈旧的斯比奈琴。这架快要散了架的琴成了威尔第生活中的全部内容，他再也不到田野散步，也不在渠边沉思，甚至不去教堂作弥撒了。他不分白天黑夜，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弹奏练习曲。他对这架琴的使用率太高了，以致这架琴很快就承受不住这种超负荷“工作”而损坏了。不能弹琴的生活，对于威尔第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卡洛担心儿子会因此而病倒，于是请来一位名叫斯蒂凡诺·卡瓦莱蒂的乐器修理师。这位师傅非常尽职，凡是能修的地方都修好了，表示今后对这架琴给予免费修理。威尔第一直非常珍爱这架琴，它现在被保存在斯卡拉博物馆里。

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制约着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人，卡洛夫妇也不例外。当威尔第9岁时念完小学后，夫妇俩对儿子的前程问题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如果让儿子不再念书，在小饭馆打打下手，多少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也可以让他到某个商人那儿去作学徒，当小伙计，以便学会一些生意经，给家里挣点钱。可是威尔第的学业受到老师的交口称赞，让他放弃继续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放弃音乐，无疑是非常可惜的。卡洛夫妇也认识到，让孩子继续上学还是划算的，只要再熬过八年，他就有资格去教堂里

当管风琴师或当音乐教师。在乡下，这确实算得上是比较体面的职业。从做父母的角度来说，卡洛夫妇倒没有太高的奢望。

卡洛举棋不定，便去找朋友安乐尼奥·巴雷吉寻求意见。巴雷吉是一位香料和酒类批发商。这个人相当富有而且品格高尚，更为重要的是：酷爱音乐。他是个业余长笛演奏家，除此之外还能演奏多种乐器。他还在布塞托创立了布塞托爱乐乐团，该乐团就在他的家里排练和演出。当他看见威尔第弹奏练习曲和音阶练习时，那如醉如痴的表情神态，仿佛与那架斯比奈琴浑然合为一体。巴雷吉明白了：自己面前的这位瘦弱、忧郁的男孩儿具有成为音乐巨匠的潜能，并且他的天才将体现在创造独树一帜的优美旋律上。也就是说，他将成为一位作曲大师。

巴雷奉劝卡洛不要中断孩子的学业，并提议送到布塞托去学习，他相信威尔第是会有所成就的。

1823 年秋，10 岁的威尔第口袋里揣着小学毕业文凭，乘坐马车前往布塞托。卡洛同一个名叫普尼亚塔的鞋匠商定，威尔第在他家食宿，每天交 30 个生丁。可是父母手头拮据，不可能全部支付这笔费用，威尔第必须出去打工，挣出一半的费用。因此他每星期日和节假日，步行 6 公里，从布塞托走向龙科莱，去教堂弹奏管风琴。这样他每年可以得到 36 里拉，大约等于付给普尼亚塔的食宿费的一半。然后才回家看望父母。一家人很少交谈，都不爱说话。父母生活很艰辛，所以心情总是非常沉重。

威尔第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冬衣，一套夏服。冷了，就披上父亲那件旧雨衣。鞋也只有一双，夏天打赤脚，或者穿木踏板。

总之，威尔第在这个年龄时几乎没有什么让他特别开心的事情，他和学校其他的孩子不同，他们都有活干，不需要父母操心。威尔第虽然能挣出自己一半的生活费用，但还是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拖累父母，所以他没有多余的钱用于享受。而在遥远的德景斯顿，与他同龄并在日后与他齐名的德国大作曲家瓦格纳，却生活得非常富有。瓦格纳这个时候正在优秀的名牌学校就读，经常出入剧院。

少年威尔第天资聪明，记忆力极强，无论什么一学就会。但他对一般功课不感兴趣，而只喜欢音乐。在普尼亚塔家把其他功课草草完成后，便坐到那架特意从家乡带来的斯比奈琴前，一弹就是几个小时。鞋匠对此很不理解：这孩子不大正常，一个 11 岁的孩子怎么不去玩积木或捉迷藏，却在这里没完没了地弹浪漫曲、练习曲、音阶、和弦，况且这破琴的声音又这么刺耳。而威尔第却神情专注，似乎除了弹琴，没别的心事，旁若无物。

巴雷吉对威尔第的前程很关心，他听说孩子刻苦练琴几乎达到忘我的程度，心里非常得意，他知道自己有限力，没看错人。

不久，他把威尔第送进市立音乐学校，并且委托老朋友费尔迪南多·普罗韦西对威尔第给予照顾。普罗韦西是音乐学校的校长、圣巴特罗米奥牧师会教堂的歌唱队指挥

和风琴师，并兼任巴雷吉爱乐乐团的指挥。

普罗韦西是个性情古怪、有点冷漠的人。以他的才华是可以进入上流社会的，但他为人正直、不善钻营，因而颇不得志。他创作过大量的音乐作品，包括交响乐、歌剧、弥撒曲、协奏曲、颂歌等各类音乐体裁。他曾在著名的米兰市居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不会讨好剧院经理，因此他的作品总得不到上演的机会。他认定大城市非其久留之地，于是回到故乡布塞托。他认为在家乡自由创作和演奏，不用向任何人表示谦恭，待人接物不做作，无拘无束。

威尔第后来对自由的渴望和颂扬，应该说是受了普罗韦西的影响的。他跟随普罗韦西学习了4年，师生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威尔第这段时期几乎整天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学语法、历史、数学这些必修课外，主要学习音乐理论、作曲基本原理及对位法。同时还参加各种音乐活动：教青年学生、为乐队抄乐谱、指挥排练，还在恩师巴雷吉组织的音乐聚会上演奏。威尔第后来回忆道：“从13岁到18岁（那年我去米兰学习对位法去了）我写过各种各样的乐曲：上百首的铜管乐进行曲；同样数量的小交响曲——它们是被用在教堂、剧院和音乐会上的；五六首协奏曲和为风琴写的数套变奏曲——这些都是我自己在音乐会上演奏的；许多小夜曲；康塔塔（咏叹调，二重唱和许多三重唱）和各种各样的教堂用的音乐，我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一

首是《圣母站在那儿》。”

年轻的威尔第就是这样迈出了伟大音乐创作生涯的最初脚步。他深知：前程是充满艰难的，等待自己的将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他坚信自己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获得成功。

2

米兰受挫

尽管威尔第陶醉在音乐世界中，但现实生活的贫困也使他经常处于烦恼之中。他感到自己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当他不从事音乐的时候，这种思绪就在胸中徘徊。他决心奋斗下去，一帆风顺的坦途是没有的。对于威尔第来说，追求音乐和摆脱贫困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他渴望改变自己物质生活状况的思想长期伴随着他，直到成年时代。

15岁那年，威尔第作出了抉择：不进宗教学校，不穿神甫的长袍，而以音乐为终身职业。于是他开始写作最初的几部作品——协奏曲、供管乐队演奏的陆军进行曲、宗教音乐。1828年，有一个巡回演出团在布塞托剧院上演了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威尔第为该剧写了一个序曲，在这个小城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这个时期，布塞托音乐协会的成员们经常来到巴雷吉家中聚会。而威尔第在这里终于第一次弹上了真正的钢琴，虽然不是名牌货，但毕竟是真正的乐器。

巴雷吉对他的这位门徒愈来愈像个父亲，1831年5

月，他让威尔第离开自己的住所搬到家里来居住。为了答谢主人的盛情，他帮助巴雷吉先生清理“酒店”的账册，核算和发送账单。

巴雷吉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长女玛格丽塔非常喜欢音乐，威尔第就教她学唱歌和弹风琴。

玛格丽塔是个温柔俊秀的姑娘，她与威尔第是同年出生的。在学习和交往中，她深深地爱上了他，当然，这种爱是相互的。然而获得初恋的威尔第的精神并没有得到轻松，一想到自己仍然受到巴雷吉的诸多照料，而经济上还不能自立时，威尔第就陷入苦恼之中。

他想在索兰尼亚教堂当一名管风琴师，虽然作一名琴师并没有什么地位，但多少可以挣到一笔钱。可是教堂拒绝了他。

巴雷吉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援威尔第与普罗韦西联合举办了一次音乐欣赏会。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作曲家个人举办音乐会颇为盛行。巴雷吉让威尔第演奏自己写的作品。其实，他当时的那些作品没有显示出多少特色，都是由于各种原则写的一般性乐曲，甚至不很优美，没有丝毫迹象预示一个天才正在崛起。其中有几首不错的曲目，可以稍微感觉出一种蕴含着的美感。尽管如此，普罗韦西还是在音乐会的请柬上这样写道：“这个天才今天正在诞生，他很快就会成为我们祖国最优秀的人物。”

威尔第本人此时并未感觉到自己会是个天才，当琴师的目的受挫以后，他更加显得郁闷、孤独。他渴望离开布

塞托这个令他窒息的小城市。他依旧向往着米兰，这座昔日伦巴底公国的都城才是继续深造的好去处。

威尔第住在巴雷吉家，生活条件较之过去自然有很大的改善，而且有一架大风琴供他自由使用。女主人也很信任他。巴雷吉越来越相信，这个未来的女婿会成为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也认识到，威尔第在布塞托把能学到的东西都差不多学到了，普罗韦西再也不能传授给他更多的技艺了。现在需要进入更严格的学校，使威尔第受到正规的音乐教育，为其前程打下扎实的基础。

巴雷吉决定送威尔第去米兰。至于费用，他只能承担300里拉，再多就供不起了。他劝卡洛为自己的儿子，向布塞托的一家17世纪创立的旨在帮助贫困儿童的慈善机构申请一笔资助金。

手续都履行了，但习见的官僚主义总是把时间拉得很长。几个季度过去了，仍然不见回音。威尔第十分焦虑地等待着决定自己前途的那个时刻到来，卡洛也显得忐忑不安。儿子勤学苦练了多少个寒暑，在音乐艺术上花费了无数的时光，虽然这项事业目前还带不来丰厚的收入，但它无疑是一个高尚的事业。

1832年1月，期盼已久的事情终于来了。蒙特·迪皮耶塔慈善会行政处通知说，鉴于卡洛·威尔第之子朱塞佩·威尔第致力于音乐多年，孜孜以求，天赋过人，但其家境贫寒，无力支付继续深造之费用，故行政处决定予以资助，在4年内每年发给该生300里拉，使其完成学业。